

MOGUIJIMU

# 魔鬼积木

刘慈欣 著

中国惊悚科幻小说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魔鬼积木

刘慈欣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**

魔鬼积木 / 刘慈欣著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 
2002  
(中国惊悚科幻小说丛书)  
ISBN 7-5395-2274-7

I. 魔... II. 刘... III. 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  
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5114 号

**魔鬼积木**

——中国惊悚科幻小说丛书

---

作者: 刘慈欣

出版发行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福建新华印刷厂

开本: 787×1000 毫米 1/16

字数: 100 千字

印张: 8.25 插页: 4

印数: 1—5150

版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95-2274-7/I·456

定价: 13.00 元

---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M O G G I F I M U



# 目 录

中国惊悚科幻小说

黛丽丝之死 .....	1
淘金者 .....	12
大 火 .....	35
政 变 .....	55
血洗 2 号基地 .....	60
桑比亚之战 .....	103

## 黛丽丝之死

奥拉博士站在女儿的尸体旁，双眼失神地看着远方。前面是德克萨斯州广阔的荒原，零星地生长着一些仙人掌，地平线上矗立着几座大石柱一样的孤峰，风滚草在德克萨斯特有的、让人烦躁的干燥热风中滚动着。奥拉的身边站着几名警察，他们身后是一条高速公路，公路的另一边是一座人口不到五千的小镇。

警长打量着眼前的这个黑人，他五十岁左右，长得很瘦，穿着随便。警长很难把他同一名获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联系起来。

“奥拉博士，据黛丽丝的同事说，她收到了一个电话，放下电话后她告诉同事，说有一个陌生人要向她提供一条重要的新闻线索，然后就离开办公室，开车急匆匆地朝这里赶。博士，您的女儿作为一个大通讯社的记者，一定常常接到类似的电话，她不会轻易地答应一个陌生人的约见，除非有真正让她感兴趣的东西。她的死因也让人难以想像，我从警三十多年了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。博士，您的女儿是被……”

“是被吓死的。”奥拉打断他的话说。

警长吃惊地盯着奥拉，好一阵才恢复常态：“是的，博士，用法医的话来说，是由于过度的惊惧而导致的过激神经反应所引起的心室震颤而死。这么说，您能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了？”

“不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”奥拉冷冷地说。

奥拉的女儿仰面躺在沙地上，她是一名混血姑娘，皮肤呈浅褐色，很有些东方风韵。这时，她那大睁的双眼的眼睑上已蒙上了一





层薄薄的灰尘，但那惊惧的目光仍然从这灰霭后面透射出来，仿佛整个天空在她的眼中就是一个魔鬼狰狞的面容。

“这也没关系，博士，我们知道的比您想像的要多，事实上，罪犯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中了。”

奥拉仍然木然地站在那儿，无神的双眼仍像刚才一样茫然地直视前方。

“怎么，您不感兴趣？这倒使我们对您感兴趣了。我承认，有些事情确实让人搞不明白，您看看这些痕迹。”

那些隐隐约约的痕迹从远方的荒原上延伸过来，绕着黛丽丝的尸体转了一圈，又伸向高速公路，并在路基上消失了。这些痕迹在形状上十分奇特，看上去像一个个首尾相连的S，每一个S有一米多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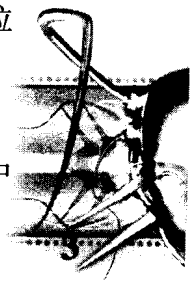
“博士，我们并不是仅凭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痕迹找到罪犯的，因为它只在沙地上才能留下，但在痕迹中我们找到了微量的同位素示踪剂，同我们常用于跟踪的那种一样，凭着这种示踪剂的指示我们找到了那家伙的位置，现在他还在那儿。怎么，您仍然不感兴趣？我可不可以把您这种态度理解为默认了同这件事有关系，或至少知道些什么？好了，还是让我们亲自去那里看看吧。”

10分钟后，警长和奥拉博士坐的警车驶进了小镇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奥拉看到了更多的警车停在那里，十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躲在警车后面，紧张地盯着一个用黄布带围起来的圆形区域。在那个区域正中，是一个已揭开盖板的下水道的圆形井口。

“难以置信，他就在那下面。”警长指着那个小小的井口对奥拉说。

“这么说你们还没有见到过它？”奥拉问。

警长注意到博士说的是“它”，而不是“他”或“她”（英语中





“它”、“他”、“她”不同音)。

“我们很快会把他弄出来的!”警长朝旁边甩了一下头,那个方向有三名警察正在穿防弹衣。

“别派人下去!”奥拉严肃地对警长说,“等一会儿会有人来处理这事的。”

“谁,慈善机构?”警长对奥拉博士谑笑。

“我知道阻止不了你们,但我能不能见见将下去执行任务的人?”

警长挥手把那三名已穿好防弹衣的警察叫过来:“介绍一下,这位是格兰特警官。”

“见过我女儿的样子吗?”奥拉问格兰特。

“当然,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,我理解您的感受,博士。”

“我只是想提醒你,年轻人,对你将要看到的要有思想准备。”

剽悍高大的警官笑了笑:“博士,您过虑了,我见过的东西不少了。就在前天,我们逮捕了一名变态杀人狂。他的房间里到处挂着一串串的装饰品,那些东西是他用自己杀的六个女人的肉块风干后做成的,每一块像一个棒球那么大,一串串的,像东方的大念珠一样……博士,我在重案组干了十年,对这类事司空见惯了。”不等奥拉回答,他就同另外两个警察大步朝下水道井口走去。

“在这个时代,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奇怪,每天早上起床时你真不知道这一天会遇到什么。”在等待的时候,警长对奥拉说,“在我年轻的时候,我们同罪犯的关系是一对敌手的关系,他们虽然残忍贪婪,但是从精神和人的本性方面还可以理解;现在呢,我们同罪犯的关系是心理分析者同精神病人的关系,罪犯们变得怪诞,从哪方面都不可理解。比如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领绅士,尽心尽责地工作,尽心尽责地对待家庭,生活不越雷池一步,就这么度过了大半



生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他用手枪打死了包括母亲、妻子和三个孩子在内的全家人，然后平静地宣布自己在为社会造福……更不用提那些在网络中飘忽不定的数字的影子，它们比幽灵更虚幻更难以捉摸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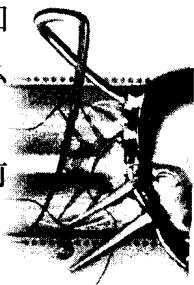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次也一样，”奥拉说，“您面临的可能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案件，也许它不能被称为案件，而是一个最复杂的事件，它的复杂和离奇远远超出了您的想像，我劝您还是立即打住，你们没有能力处理它。”

在比预料的短得多的时间里，不到5分钟后，进入下水道里的三名警员就出来了，其中格兰特是被另外两个人费很大力气拖出来的。他一上来就瘫倒在地，脸色惨白，浑身颤抖，双手紧紧抓住衣领，像是怕冷；他的双眼瞪到最大，眼球突出，呆滞地看着前方，使人想起了黛丽丝死后的那双眼睛。他对警长的问话毫无反应。这时有人递过一个金属酒瓶，使劲往他嘴里灌威士忌，使他的脸上渐渐有了些红晕，那红晕像抹上去的油彩，周围没有一点过渡。这时他喃喃地说话了：“回家，我要回家……”两名警员架着他走向一辆警车，但他用双脚死蹬着车门不敢进去，“黑，里面黑，我怕黑！”他喊道。人们最终还是把他硬塞进警车拉走了。

“见鬼，你们究竟看到了什么?!”警长问另外两名警员。

“我们没有看到，是格兰特看到了。下面的通道很窄，只能容一个人行走，格兰特走在最前面，我们跟着他的手电光走，走到一个拐弯处，与他相距有两三米。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，后来大叫一声，对我们的喊话也没有反应，就那么呆呆地站了几秒钟，然后他的手电和枪都掉到地上，仰面倒下，接着从脏水里拼命地往回爬。我们没敢再向前走，只好把他弄出来。真见鬼，无法想像什么东西能把格兰特这样的人吓成这个样子。”

警长转身从旁边的警车中拿出一个手电筒，走到奥拉博士前



说：“我们俩一起下去。”奥拉无言地看着他，他接着说，“即便我落到格兰特的下场，也要看看里面是什么，我当警察三十多年了，应该满足自己这个好奇心。”奥拉又默默地看了警长几秒钟，然后跟着他走向下水道井口。

当他们俩走下扶梯，站到下面齐膝深的污水中时，奥拉说：“警长，你必须如实回答我一个问题。”警长在手电光中看到奥拉一脸严肃，点了点头，“假如把您的性格分成十份，勇敢和理智各占多少？”

“理智占9点多，勇敢连1都不到。”

“要真是这样您是幸运的，您不会遭到我女儿和格兰特那样的命运，理智是真正的勇敢。”

他们沿着地下通道向前走去，一股阴风从黑暗深处吹来，凉彻骨髓，周围散发着一股腐败的气味。警长跟着奥拉向前走，手电光在奥拉前面飘忽不定。

“我并不想劝您做一个无神论者，”奥拉边走边说，“但真正的神秘其实是不存在的，在原始人看来，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巫术，同样，对于我们来说……”

“安静！”警长厉声说，并急步上前拉住了奥拉，他们停了下来。有一个声音从前方传来，很轻微，隐隐约约，仿佛这黑暗和阴风中的一缕飘忽不定的游丝。

那是笑声。

那声音把警长带入了这样一个幻觉世界：所有的大陆上已没有人烟，也没有森林和植物，大地被密密麻麻的墓碑所覆盖。惨白的月光照在这无边无际的墓碑的森林上，墓碑之间的地面上有白色的雾气在匍匐爬行。在一块大陆的正中央，有一块无比高大的墓碑，有纽约的世贸大厦那么高。在这个墓碑的顶端，站着地球上惟一的





一个活物，在那高高的墓碑顶端，在惨白月亮的背景上，呈一个黑色的剪影。从那纷乱飘动的长发可以知道那是一个女人，她的面部在阴影中闪出磷光，她在笑，阴森的笑声从那摩天大楼般高大的墓碑顶端隐隐约约传下来……

奥拉拉开了警长抓着他的手，继续向前走，他们蹚着污水又走了有半分钟，奥拉站住了，转身对警长说：“过来看吧，记住，用你的理智！”

警长越过奥拉的肩头看去。他不能称自己看到了噩梦，因为梦受人的想像力的限制，很难想像有人能梦见这样的景象。他仿佛回到了童年，回到了人人都会有的那一段害怕黑暗的年代，那时，周围充满恐惧，在黑黑的屋子中孩子的惟一愿望就是紧紧抓住大人的手。

警长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巨蟒，它盘缠在前面的一道栅栏前。蟒身上虽然沾满了污泥，但鳞片仍然在手电光的光圈中闪闪发亮，而蟒身特有的艳丽色彩，随着它的蠕动而变幻着，那妖艳的色彩同周围这阴暗腐败的黑灰色很不协调，又太协调了，仿佛是这肮脏环境中阴暗和腐败的精华。在盘缠成一堆的蟒体的正中央，它的头部高高立起。

在那里代替蟒头的，是一个人头。

在人头和蟒身之间，有一段从人的皮肤渐渐过渡到蟒的鳞片。纷乱的长发从那个人头上披散下来，由于浸入了污水而弄成一缕一缕的。分不清这个人头是男是女，蛇人的面容如白骨一般惨白，在深深的眼窝中，那双眼睛射出幽幽的冷光，直视着刚在这里出现的这两个人，而蛇人的嘴里不时地闪电般地吐出端头有叉的细长的蛇舌。这时蛇人又笑了起来，它的头向上仰着，一颤一颤的，细长的蛇舌吐向空中，那阴森的笑声像一双细长而尖利的手，攫住了警长



的心脏，几乎使它停止跳动……

“不要紧张，它这并不是在表达什么感情，这只是一种呼吸行为，以使它那冷血动物的呼吸系统供给温血动物的大脑足够的氧气。”奥拉拍拍警长死抓着他肩膀的手说。

“我们回去吧……”警长用颤抖的声音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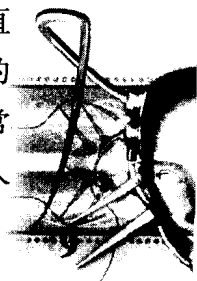
两人转身沿来路走去，没走了几步，就听到蛇人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，那声音带着人类不可能有的尖利嘶哑，警长感到这声音好像一把利刀他的后背划了一道。

“死——”蛇人喊道。

奥拉停了下来，微微回头对后面的黑暗说：“是的，2904号，死，没有别的选择，你是废品。”

警长在奥拉的帮助下艰难地从下水道井口爬到地面上。他眯起双眼适应着突然出现的阳光，当部下们围上来问他看到了什么时，他只是伸出了一只手，虚弱地说：“酒。”有人递给了他那个金属酒瓶，他开始猛灌威士忌，直到把酒瓶喝得底朝天。

当警长的感觉恢复后，他听到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，这声音来自天空。他抬头一看，见空中悬停着三架直升机，转身又看到在不远处镇上教堂前面的草坪上有一架直升机正在降落，从机舱中跳出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。由于草坪很小，这架直升机在清空载员后立即升空给另一架让出地方，从这架中跳出的仍然是士兵。他们并没有朝警长这边来，而是围着这块空地建立一道环形的警戒圈，同时赶开不多的几名围观者。当最后一架直升机降落时，这块空地已由平端着枪的士兵严密警戒起来了。从那架有陆军白星标志的黑鹰直升机上下来三个人，大踏步地朝警长和奥拉站的地方走来，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细长的将军，他的肩上有四颗星，警长在新闻媒体上常



的手。

“你们终于来了，菲利克斯将军！”警长感激地说，好像他早就知道他们要来似的。

“先生，我不想干涉您的工作，但请您接个电话。”将军说，同时他旁边的一名少校军官把一部手机递给了警长。

警长在电话中听到了局长的声音，他只听到了让他们退出，其他的顾不上听了，他迫不及待地问：“那么，将军，我和我的人现在就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当然，先生，但我想刚才您的上级已经对您说清楚了，你必须做出一个绝对的保证。”

警长茫然地点点头，他只想快点离开这里。

菲利克斯将军又向他走近了一步，把脸凑近他，他们的眼睛对视着，将军那两双蓝色的眼睛如黑暗的深海，警长打了个寒战，这双眼睛让他想起了蛇人的眼睛。

“先生，您和您的部下什么都没看见。”

警长使劲地点点头：“当然，当然将军！”

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几名持枪的士兵急匆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，钻进了下水道井口。在警长挥手招呼部下上车离开的时候，他听到了从井口传出的几声沉闷的枪声。他们把三辆警车开出了警戒圈，不知是由于一种什么本能所驱使，警长把他的车在警戒圈外面刹住了。从后视镜中看到，几名士兵正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从下水道的井口中提出来，那是他常见的尸袋，但比正常的大许多，巨蟒的轮廓从尸袋中清晰地凸现出来。

警戒圈内离井口不远的地方，奥拉博士和菲利克斯将军并排站着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发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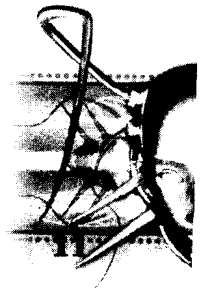
“博士，事情怎么变成这样。”菲利克斯叹息着低声说。





## 魔鬼积木

奥拉博士沉默无语，是啊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  
这一切要从十六年前说起。





## 淘金者

那一年的那一天，科菲·安南在他获得管理硕士学位的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了一次晚间招待会，奥拉和他的妻子凯西都接到了邀请。奥拉在招待会上兴致不高，他端着一杯香槟酒站在一个角落看着聚聚离离的人群，也看到凯西和纳内·安南——那位瑞典籍艺术家——谈得火热。

这时，一位穿着白色西装，身材颀长、温文尔雅的男子走过来同奥拉打招呼。他只简单地介绍自己是戴维·菲利克斯。他问奥拉是否同安南先生认识很久了。

“不，只是我父亲同他有深交，50年代末他们是加纳库马西科技大学的同学。”

“您父亲好像不是加纳人。”

“是桑比亚人，在十五年前，我和父亲移民到美国。”

“哦，桑比亚，”菲利克斯礼貌地点点头说，“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，卡迪斯独裁政权被推翻后，桑比亚现在在一个民主政府治理之下，经济繁荣，现代化进程很快。”

奥拉说：“对祖国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，出来后从未回去过。但据我所知，桑比亚的经济起飞是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，那里成了西方高污染工业的垃圾场；我还得知，那里的社会没有中间阶层，少数富人狂奢极侈，而占大多数的穷人面临着饿死的危险。”

“这是现代化的代价，也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。”菲利克斯说。